

“上海当代”将成为世界级博览会

——“上海当代”总监洛伦佐·A·鲁道夫专访

◎本报记者 杨琳

ShContemporary 08 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简称“上海当代”)继去年首次登陆上海,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之后,今年将于9月10日至13日仍然在上海展览中心再次登场。那么第二届“上海当代”在团队组成、展会结构和艺术理念等全新举措调整下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新面貌?本报记者于5月26日采访到了刚刚抵达上海的本届“上海当代”总监洛伦佐·A·鲁道夫,他对本届“上海当代”的召开充满了信心。

一个掌舵人更加轻松

上海证券报:去年您是和皮埃尔·于贝尔共同负责整个“上海当代”的组织,今年皮埃尔已经离开,您作为整个展览唯一的总监,您的体会是什么?

洛伦佐:去年我也在管理整个“上海当代”,只是和去年的艺术总监皮埃尔在分工上有不同,我负责博览会的运转,而皮埃尔则负责艺术品和艺术家的挑选。今年,由于各自对博览会如何运转的意见不统一,所以就分开了。分开后,一个人来管理整个展览实际上更轻松,可以用一种较为统一的理念将“上海当代”向更深度的形式去打造。而且,本届“上海当代”采用了战略委员会和亚太地区11个策展人的新的团队模式加入博览会的运作并承担了去年艺术总监皮埃尔那块工作。从学术层面考虑也应该让更多的策展人来加入这个团队,毕竟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上海证券报:那么战略委员会和亚太地区11位策展人这两个部分如何分工?他们之间又如何协调?

洛伦佐:首先是策略委员会这部分,其成员由我们挑选出来的中国最佳画廊的负责人组成。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帮助我们制定如何运转和用怎样的策略来运转这个博览会,主要是帮助我们出建议,提意见并负责大方向的把握。而11位策展人都是来自亚洲各国的优秀策展人,他们在各自国家挑选出3~5个他们认为优秀的年轻艺术家,然后把所有计划提交到最后总的协调者——中国策展人黄笃这里,但他们只是负责“惊喜的发现”这个单元。因此,相对去年来说,由画廊负责的艺术作品、艺术家和由策展人带入的艺术作品、艺术家是很明确分开的。不像去年,艺术总监本身就是一位画廊主,那么今年在调节画廊与策展人工作之间,我们考虑尽量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矛盾。画廊的工作就是画廊的工作,我们会尊重他们的意见。而“惊喜的发现”部分由策展人负责,虽然我们有一定协助,但一切的事物还是直面策展人。

上海证券报:哪些画廊主进入了战略委员会呢?

洛伦佐:例如北京U空间的皮力、北京公社的冷林、当代唐人的郑林、空白空间的田原、纽约JAMES COHAN画廊中国空间负责人Arthur Soway,还有北京长征空间的卢杰等。今年是刚刚开始推行这个理念,所以是从中国开始,以后希望能够在世界平台上带入一些优秀的画廊主们进入这个委员会,例如日本、韩国等。

世界级美术馆收藏团队将到沪

上海证券报:除此之外,本届“上海当代”还有哪些新的举措或新的亮点呢?

洛伦佐:首先,“惊喜的发现”单元将做成开放型展览,类似美术馆展览级别;其次,我们将会在上海展览中心的外围呈现出多件令人惊讶的大型户外装置作品,去年只有顾德新的《苹果》,今年将更加震撼,会让上海成为所有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而在收藏家群体接待



服务上,今年我们将以独家旅行社的形式带来美术馆级别的收藏家团队和参观者,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馆长等重要人士。以外,今年“上海当代”做了很多事件来宣传自己,去年只在北京和上海做了宣传,今年则是全球范围,我们要让世界知道上海有这么一个世界级博览会在上海发生。

本届将以呈现新面孔为主

上海证券报:去年的“杰出的艺术家”单元已经取消,而“惊喜的发现”这个单元规模却从原来的20位年轻艺术家发展成为30位,是否说明今年会以推出年轻艺术家为主呢?

洛伦佐:两者都得做,不能只推新的艺术家而不推旧的,有名的没有名的我们都将选择。不过今年的确偏重推新的,而且从收藏家群体来说,博览会也必须要为藏家展现新的作品和新的艺术家面孔,不可能老收藏那些成名艺术家作品。真正的收藏家肯定是想收藏明天的明星,而不是买现在最贵的东西。

上海证券报:有些的画廊去年参加了而今年却没来,您有何看法?

洛伦佐:跟去年相比,肯定有画廊选择不回来。但不能说他们不来展览水准就低,因为也有新的画廊去年没有来但今年来了,比如北京的阿拉里奥、长征空间等。即使是巴塞尔博览会,每年画廊的参与者也会有变化,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有新鲜的血液进来。今年对画廊的选择是从每个画廊递交的方案本身下手,而不是只看画廊的背景或名气大小;去年有些纽约画廊对中国市场不是很有信心而没有来参加,但是今年诸如在全世界范围数一数二的画廊——纽约PACE画廊就来了,这一点足以证明“上海当代”的前景还是很好的。

上海证券报:从招商来看,中国本土画廊在此次博览会上比重还是偏重的,对吗?

洛伦佐:应该和去年的规模差不多,在120~130家参展画廊中,50%是欧美画廊,50%是亚洲画廊,其中的25%是中国本土画廊,所有实力最强的中国画廊都在其中。

上海证券报:今年会有哪些活动和事件是为收藏家准备的呢?

洛伦佐:去年我们只在北京为VIP藏家准备了活动,参与的人较少。但今年我们会有很多计划,北京还是会去,但也有其他安排,例如与“上海当代”同期举办的上海双年展、南京三年展等活动我们都将组织藏家团队前往,也有可能考虑去韩国、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但以中国为主。

我对亚洲艺术市场很乐观

上海证券报:今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拐点即将到来,对此您是保持乐观还是担忧?

洛伦佐:所有的市场都是一样的,有涨就有落,没有一个市场是会不断地欣欣向荣地发展下去。我个人不认为亚洲艺术市场存在危机,正常的起伏是必然的,没有必要去为它担忧。但要想熬过这些危机,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只有真正的艺术品才能挺过去,才能够有持久的价值。因此,我要做的就是把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品在“上海当代”博览会上展现出来。

黄燎原:中国当代艺术的神话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创造

◎本报记者 邱家和

每年初夏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即将来临,北京现在画廊是内地本土画廊应邀参加的唯一一家。他们将带着哪些艺术家的作品去巴塞尔呢?记者就此采访了画廊的负责人黄燎原。

受邀参加巴赛尔博览会

黄燎原介绍,他们这次参加巴赛尔的两个项目:一是博览会的“艺术电影”单元,送去由3个女艺术家组成的团队“3P=3players”的录像作品《相对论》。还有在画廊区有一个60多个平米的展位,做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流派展”,从“85新潮”开始参展艺术家包括“西南艺术家群体”的张晓刚、叶永青等;参展的装置作品“七宗罪”则与“89”现代艺术大展有关;“后89”则包括何森、宋永红;“玩世现实主义”有方力钧、杨少斌、岳敏君等;还有新表现的周春芽;艳俗的俸正杰;另外,潮流外的包括忻海州赵亮、王迈;70后吴啸海、雷本木、温凌、张发志、张小涛;80后李博、杨柳等。作品涵盖了绘画、装置、录像、照片以及行为艺术等多种艺术样式。

据黄燎原透露,2007年在现在画廊上海站举办“七宗罪”的时候,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3个总监、6个评委都来画廊看了,很感动,说没想到在中国的画廊,能看到这样的只有在美术馆才能看到的展览。他们还去看现在画廊在北京的空间。当时正在做一个抽象艺术展。包括在台湾、纽约的海外华人艺术家,如庄喆、杨识宏,纽约的林岩、沈忱;参加过圣保罗、威尼斯双年展的邱世华、与汉雅轩合作的李华生等艺术家。

画廊有了新起点

黄燎原指出,北京草场地的新空间是画廊的新起点。原来北京的空间太小。而画廊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必须要扩大空间。目前我们的新空间有800平方米,空间格局比较合理。而且草场地的整个环境也比较理想,好的画廊有不少,包括香格纳的北京空间、U空间、三影堂、乌斯麦勒画廊、前波画廊以及韩国的画廊如现代画廊、RKM画廊、韩之演画廊,日本的三潴画廊等。相形之下那比798更理想。

黄燎原表示,现在画廊搬进北京的新空间后,就开始业务的改革,不再随随便便做展览,每一个展览都必须先有一个详细的展览计划,希望这些展览可以带观众进入艺术家的作品中去。他还表示画廊将与西方策展人合作,比如奥利瓦(三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正在筹备一个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大型群展,将在北京和罗马两地展览。我们的信念是:按照国际化的规格,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不赞同危机论拐点论

目前有许多人担心,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随着国际藏家纷纷把他们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拿出来拍卖,让华人藏家高位接盘,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面临崩盘的危机。黄燎原认为:“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国家艺术发展的关键阶段。回顾历史,没有一个国家的艺术市场,是靠外国人捧起来的,中国人现在有实力接盘、有实力捧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这是一件幸事,为什么要把这个说成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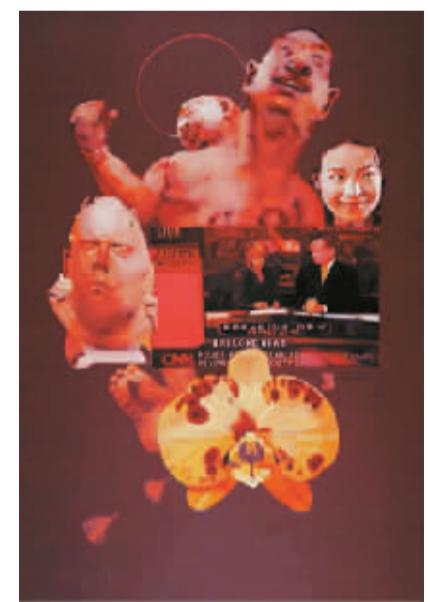
黄燎原还列举了他的理由:一是近来天天有新的藏家进来,其中也不乏西方人。



黄燎原近照

二是目前在商谈乃至已经付诸实施的在世界各地合作办展览的,包括欧美的顶级画廊,都十分活跃。他一一历数了几个案例:何森将在巴黎、伦敦、华盛顿三地与当地重要的画廊举办个展;吴啸海将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办个展;雷本木在布达佩斯,张发志、刘川则将在巴塞罗那的玛格画廊举办展览。“今年我们大约有20个左右的个展将在西方做。因此,危机论、拐点论都不能成立。我们是站在艺术生产和销售第一线的,天天接触藏家和机构,而以目前现在画廊的业务所涉及的国际往来而言,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触觉应该是最敏感的。”不仅如此,黄燎原还说:“许多西方的、亚洲的大师级艺术家,在和我们讨论来中国办展览的事宜。”

黄燎原最后指出:近期的一连串大事,尤其是地震,带来了海内外华人的空前团结,万众一心。中国因此一定会走得更快、更远、更好,对当代艺术是一大利好。因此,他们现在画廊坚持走国际化道路,但不迷信西方。他确信:未来中国一定会走自己的路,就像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样,西方艺术市场发展100多年的历史中国10多年就走完了,一定会形成自己的特点。



杨少斌参展作品《恶之花》